

古典名著作者传奇丛书

主编◎胡文彬

风流雅士

◎王永泉·著

吴敬梓

华艺出版社



古典名著作者传奇丛书

主编●胡文彬

风流雅士吴敬梓

●王永泉 著

053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流雅士吴敬梓/王永泉著.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7

(古典名著作者传奇丛书/胡文彬主编)

ISBN 7-80039-985-0

I. 风… II. 王…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9703 号

风流雅士吴敬梓

王永泉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66736751)

飞达印刷厂

850×1168 1/32 14印张 348千字

1997年8月第一版 1997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 20000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或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ISBN 7-80039-985-0/I·554

定 价: 20.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巨著问世金陵轰动	佳剧上演文人荟萃	1
第二章	探花第过继得宗子	金銮殿传旨禁小说	18
第三章	金陵古城探父遇险	冶山道院逢凶化吉	33
第四章	老秀才赣榆县赴任	少敬梓宴海楼显才	46
第五章	归故乡住足江宁城	觅佳婿摆擂夫子庙	60
第六章	偷南瓜吴槃贺新婚	出难题敬梓蔑权贵	76
第七章	修学宫吴霖起破产	助壮举甘凤池押镖	91
第八章	情依依逼子赴考场	凄切切罢官归金陵	106
第九章	愚族人贪财抢遗园	贤敬梓卧冰救爱妻	122
第十章	厨娘体贴慰敬梓	刘著蒙冤入牢笼	136
第十一章	麻姑捐躯酬知己	主考反目报私仇	147
第十二章	王溯山访友莫愁湖	吴敬梓探舅修仁县	160
第十三章	常胜将军遭罢官	天涯游子思章头	175
第十四章	秦淮妓女舞柘枝	泰伯皇子让王位	191
第十五章	吴敬梓尽孝访祖祠	方掌柜虚荣购遗园	210
第十六章	李管家骗银拐厨娘	吴敬梓搬家娶新妇	222
第十七章	吴敬梓登程如登天	县教谕爱才胜爱子	242
第十八章	襄河湾四船劲发	全椒县万人骚动	254
第十九章	战风雨夜渡扬子江	宴宾朋醉歌秦淮河	267
第二十章	吴敬梓夫妇游山	陈美娘独身逃亡	287
第二十一章	唐时琳荐举博学鸿词	吴敬梓梦入儒林仙界	301

第二十二章	弃功名创作《儒林外史》 拒权门显示文人节操	315
第二十三章	赐书楼下刘汉归天 教谕署内伯侄认亲.....	335
第二十四章	卢见曾千里赴军台 吴敬梓万金祀泰伯.....	348
第二十五章	羞怯怯新娘拒入书 泪涟涟老人重登台.....	362
第二十六章	袁枚巧断退婚案 敬梓义护落难女.....	377
第二十七章	吴进士纳妾起狂波 甘大侠暗访报深恩.....	394
第二十八章	雪夜暖足游金陵 病妇遂愿赴黄泉.....	406
第二十九章	袁枚诽谤《儒林外史》 敬梓搏战金陵文坛	417
第三十章	卢见曾荣归扬州城 吴敬梓饮恨后土祠.....	430

第一章 巨著问世金陵轰动 佳剧上演文人荟萃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清明节。

残寒刚消，春阳愜人。江宁城（南京）显出一派盎然春机，玄武湖畔、紫金山顶、莫愁湖旁、雨花台上、秦淮河边……到处是花团锦簇，莺歌燕舞。江宁城西北角有个两山夹一洼的地方，名叫干河沿。两道山脊从清凉山由西向东朝江宁城伸展而来，象两道巨臂紧紧地拥抱着一个方圆百亩的大湖。山脉正巧在江宁城边中断。湖上长堤蜿蜒，亭台掩映，兰舟飘荡。山上长廊回绕，花木扶疏，宅屋整洁，显得幽雅别致，晃若世外桃源。这里便是江宁城的著名私人园林——随园。园林的主人便是名扬四海的诗坛领袖袁枚。随园的入山处是一座木桥，名叫红土桥。桥旁是一片供来宾停车歇马的空地。四周山上的殷殷红土长着苍苍松林。

浩荡的春风沿着喇叭形的山口，吹入了随园，送来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一名快马邮差在红土桥下马后，跑过木桥，沿石径登入山门，将信件交给管家袁元，然后转身跑下山去。

袁枚住处有二十四间房，院落环环相套，里面住着十几位姬妾。男人是不准入内的。近来，袁枚新娶的小妾陶姬正重病在床。这陶姬年方十七，结婚二个月就卧床不起，气息微弱。

众姬妾围在她床边，叽叽喳喳，嚷成一片：

“哎呀，这个骚老头子，都是大半截快下土的人了，还要采人

家黄花闺女。”

“唉，这鲜扑扑的一朵花苞儿，还没来得及开呢！”

“这有进气，没出气的，还不赶快准备后事！”

袁枚的母亲已八十七岁，但精神矍铄。她端坐在堂屋正中，阴沉着脸，看着焦灼不安的袁枚。袁枚在堂屋前后来回走动，半尺多长的白胡须胸前摆动，干瘦的长脸失去了往日的自若和冷静，深凹而无神的双眼仿佛是两口枯井！诗人灵转生辉的眼波消失了。他毕竟已是五十六岁的人了，在风浪中显得格格外苍老。

袁枚说：“枚儿，你已是年近花甲的人了，身边侍妾一大群，虽说是为了生个男娃，接袁家的香火，可也要好好对待人家姑娘，要进门，就是你的人了。”

袁枚忙答：“母亲教诲，儿子记在心上。”

这时丫环来报：“元管家送来一封快信。”

袁枚急忙快步上前接过信件，看了看信封，顿时愁容一扫，喜上眉梢，急忙拆信细读。

袁母问：“谁来的信？”

“蒋士铨。”

袁母忙问：“信中可提及蒋母？”

袁枚说：“信中说蒋母大安。”

袁母动情地说：“想起蒋家母子在这里作客的几年中，我与蒋母相伴，趣相投，游相得，如今真想念她呀！”

全信如下：

简斋兄顿首百拜：

弟已撰成杂剧《四弦秋》，依照唐白居易长诗《琵琶行》而作。不日将在扬州康山草堂内秋声馆隆重开演。名旦惠兰饰长安名妓花退红。简斋兄接此信后，望火速启程，前来雅会。

大江南北，名士云集，翘首以待兄长光临。

家母大安，二子成材，愚弟一切均好。

拜请袁母大安

愚弟士铨谨奉

袁枚看完信后，恨不能插翅飞往扬州，可眼前这乱糟糟的场面，又使他难以脱身，搅得他格外心烦意乱。他皱眉锁眼，犹豫半晌，最后咬咬牙，还是吐出心事：

“老妈，儿想去扬州一趟，探望士铨弟，可就是对陶姬放心不下。”他委婉地说。

袁母知道儿子交游广阔，女人是拴不住他的，于是说：“女人的事，你在这里也不抵用。不如出去走走，散散心，家里有我作主。”

袁枚大喜说：“谢老妈。”

袁母又吩咐：“今日清明，你先去祭扫祖坟，明日动身吧。”

袁枚走出环房，青山绿水扑入眼中，一阵清风吹得他神清气爽。他不由得伸展开双臂，喜得象出笼的鸟儿，那紧皱的眉宇顿时象蓝天般舒展开了。明天，他就踏上十里春风扬州路，去欣赏东都妙姬，南国佳人，倾倒于蕙心纨质，陶醉于玉貌绛唇。他想：若有个知己老友同行，那该多么好啊！听说门生涂长卿，因母老辞去潜山县教谕的职务归家奉母，我何不约他一同前往。

当天晚上，袁枚从红土桥上马，向东直奔北门桥而去。来到涂长卿家中，只见庭院深深，浓荫中漏下银白的月辉。屋里走出两位少年，前一个十四五岁，后一个十一二岁，眉清目秀，向袁枚弯腰鞠躬说：“家父有事外出，不知前辈尊姓大名？”

袁枚大出意外，想不到十八年没见面，涂长卿居然有了二个可爱的孩子，顿时喜得眉开眼笑说：“你们当然不认识我，我最后

一次见到你爸爸，都有十八年了！”

两个少年吓得一伸舌头说：“乖乖，十八年哪！”

袁枚又问：“你爸爸哪去了？”

“他午后去买香火蜡烛去了。”

袁枚点头说：“哦，要上坟。”

“对了，爸爸明天要去为一位老友扫墓。十几年了，他年年清明都要去。”

袁枚问：“他是谁？你爸爸对他这样深情？”

两个孩子说：“告诉你，你也不认识。”

“不，你爸爸的朋友我都认识。他的好友就是我的好友。”

两个孩子想了想说：“金芝。”

袁枚摇摇头说：“金芝？不对，没听说过。”

两个孩子叫了起来说：“我说你不认识吧。”

袁枚极力在记忆中追寻，诧异地说：“金芝，是谁呢？象女人的芳名。”

哥哥连连喊着：“不对不对，是个男人。”

袁枚说：“我明天来，叫你爸爸等我。”

哥哥说：“老大伯不留姓名，我们怎样告诉家父？”

袁枚见这两个孩总要摆出一副天真的庄重，十分讨喜，忍不住逗趣地说：“这可不能怪我，十八年前，我与你爸爸喝酒吟诗时，谁知你俩躲到哪儿捉迷藏去了。”

两个孩子开心大笑起来。

袁枚童心复萌，一股诗情如春潮般从心头涌出，急忙对孩子说：“快，带我进书房。”

他一头扑进涂长卿书房，舐笔铺纸，一挥而就。其诗题《访涂长卿不值见其二子》，诗云：

中散园林夜色深，阮公着屐来相寻。月华照树乌鹊

笑，十八年前人又到。主人不在两郎迎，两郎当年都未生。出门大笑问两郎，当年何处捉迷藏。

第二天一早，袁枚带着管家袁元，约涂长卿一同骑马，由北朝南向夫子庙奔去。三匹马驶出紫竹林，穿过青石街，到达跑马巷口后，向左轻轻一拐，便到了内桥。这内桥南北横跨青溪河，河南岸的江宁县景色是：曲巷小街，店铺林立，游人拥挤，热闹喧腾。内桥南面的府东大街，仅书店就有十几家门面，斗大金字招牌闪闪发光。书店里诸子百家、四书五经、各家注释、通鉴史籍、方志史乘、诗赋词集、戏剧小说、野史秘闻……真是浩如烟海，应有尽有。书店门前人群拥挤，接踵摩肩，生意十分兴隆。

袁枚是大藏书家，见了对胃口的书，视如珍宝，一掷千金也要弄到手。他在书店门前勒住马缰。

“喂，涂教谕。”袁枚回头喊：“你看书店多热闹，想必到了新书，进去看看。”

两人下马后，随人流挤入书店。书架上层层叠叠，琳琅满目：《龙文鞭影》、《十三经注疏》、《八股通义》、《南华真经》……可今日顾客对这些书竟不屑一顾，而是挤在一张柜台前争抢购买一函新书。柜台前嚷成一片：

“我买一函，快，这是银子。”

“再不卖给我就买不到了。”

“老子站这里半天了，你瞎了眼不成！”

店小二在一片抢购声中，忙不迭地收银子递书。袁枚更加好奇，心想，什么书如此畅销！这时店外的顾客潮水般往店内涌来，他更加惊讶了。此书真要轰动整座江宁城了！到底是什么书呀？

一位顾客手捧一函书正从柜台旁朝外挤，袁枚伸头朝书匣一看，见书匣的封面上四个正楷大字：《儒林外史》。他不看则罢，看过后大吃一惊，仿佛头顶上爆开一个炸雷，心口剧痛，双耳轰鸣。

呼吸急促，冷汗直冒，眼中金花乱飞。这时，涂长卿在一旁喜得满脸是笑，伸手朝怀中掏银子，拚着老命朝柜台挤去。

店小二喊着：“喂，诸位客官，首版《儒林外史》，价银五两。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这时袁枚脸色苍白，木头木脑，呆呆地站立着，任人流从身边挤过来，撞过去，毫无反应。袁元跟在他身后，见他失去常态，吓了一跳，急忙将袁枚拉到门外空旷处说：“老爷，你今日劳累过度，精神不佳，还是回去休息吧。”

袁枚这时好象才回过了神儿，牙缝里突然迸出一句话：“这个大荒诞、大怪物，居然能荣在身后！”

这时，涂长卿兴冲冲从书店出来，帽子歪了，扣子散了，还趿着一只鞋，双手捧着一尺多高的书函，朝袁枚喊：“快帮着拿呀，我也替你买了。”

袁枚怒气冲天地喊：“谁叫你替我买的，我有这五两银子，不会上妓院吗！”他的长脸早已被愤怒拉成了马脸，白胡须象秋千似地甩动着，脸色铁青。

涂长卿毫不理会，依然笑逐颜开地说：“这刊印本只有手抄本的对折价，可真合算。随园藏书五万卷，可就缺这一卷，算我奉送的。”

袁枚跺脚喊着：“我不要！”

涂长卿把书交给袁元说：“手抄书地摊上有的是，价高质次，错误百出。现在有了刊印本，真是天大喜事。走，上过坟，到我家摆酒庆贺！”

这时，袁枚慢慢清醒过来。他无法从迷茫的往事中找到一条解脱的路。怨恨的潮水与嫉妒的浪头，将他的良知冲击得无影无踪。他陷在宿怨的泥沼中难以自拔。这时书店里的人“轰”地一声奔出门外，顾客之间竟大打出手。原来《儒林外史》已一售而空，剩下最后一函，二位买主争购，互不相让。双方家人从门内

打到门外，吓得书店老板连忙上门打烊。

涂长卿见了笑着说：“看，机会难得吧。”说完弯腰在地上找鞋子。

袁枚垂头丧气。

两人从袁元手中接过马缰，翻身上马，挥鞭直奔凤台门而去。

袁枚问：“上哪儿去？”

涂长卿答：“上坟。”

“上谁的坟？”

“一位老友。”

“这位老友到底是谁？”

“你猜？”

“哼，你休想哄我。记得二十多年前，我任江宁知县时，你来拜访我。我当时见你英俊潇洒，是个美男子，就知道你必定是个风流才子。今日来看果然一点不假。”

涂长卿一惊问：“这从何说起呀？”

袁枚摆出一副十拿九稳的架式说：“老实招来，你今日是不是去为一个女人上坟？”

“女人？”涂长卿莫明其妙。

“装得倒挺像，其实那女人叫什么名字我都知道。”袁枚得意地说。

涂长卿只好顺着袁枚问：“叫什么名字？”

“金芝，对不对？”

“金芝！这金芝是谁呀？”涂长卿也愣了。

“她是不是你相好的？好忠心呀，十几年来，年年来为她上坟呢！”

二人说着已到了凤台山。三人下马后，袁元把马系在路边。涂长卿在前面引路，步行来到一片花田中。田中一座孤坟，三尺高

的黄土堆上青草萋萋。坟前的青石墓碑上刻着“吴敬梓先生之墓”几个大字，右上角有“乾隆甲戌十月二十九日”几个小字，左下角落款：“两淮转运史卢见曾题”。

袁枚一见是吴敬梓的墓，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全身一阵紧张，双腿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这时他才明白，这金芝就是敬梓，两个孩子把音读走了，害得自己来为一位冤家对头扫墓，真是霉气！这时涂长卿忙着摆供桌，点蜡烛。袁元见当老爷的人竟亲自动手，吓得忙上来帮着设案。当供品摆齐，烛光幽闪，四周的枯枝败叶都已扫清时，袁枚已从忐忑不安中镇定下来。

袁枚对涂长卿怒斥：“你，你怎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了，要弄我吗？”

不料，这时涂长卿突然双目含泪，两手捧着那函崭新的《儒林外史》，恭恭敬敬举过头，步履沉重，走到坟前的供桌前，把书放在供桌上，随即退后，双膝“扑”地一声跪下。这时，山峦寂静，春水呜咽，松林垂首，油菜花铺开了金色祭毯，丝丝野草在微风中颤栗……

“敬梓啊，我的老友……”

在这野地荒坟旁，迸发出涂长卿与泪俱下的呼唤，只震得袁枚五脏皆裂。这庄严而沉重的气氛只压得袁枚头晕目眩，身沉膝软，身不由己地跪在涂长卿身后。

“敬梓啊，我年年清明来祭你，只能带来香烛纸马。今年我带来了《儒林外史》，你的大著终于印刷成书，你的心愿终于实现。你若有灵在天，就看看自己的成果吧——它正放在供桌上。”

长卿说完，站起身，剔开书函上的牙签，打开包匣，一叠十六册线装书露了出来。这时烛火摇曳，清风吹过，书页掀起，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真有人在翻动书纸。涂长卿激动不已，欣慰的笑容中闪着泪光。袁枚此刻毛骨悚然，只觉得阴风飕飕，一个怀有敌意的幽灵正在身边游荡……

祭祀完毕，三匹马奔驰在返回的途中。袁枚在红土桥下马后，顺山路登入山门，再进客厅。从客厅向西越过一道圆门，便到达书房。这时仆人已把《儒林外史》放在书桌上。袁枚坐在桌边，看着书匣上《儒林外史》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心中不禁怦怦乱跳，半晌没敢去碰动，只是坐在椅子上发愣。仆人送来一杯浓茶，他轻轻呷了一口，只觉得满嘴苦涩。

袁枚犹豫了好久，才将书匣打开，封面上“吴敬梓著”几个字，如同一支利箭射来，顿时心口象被击中了隐隐作痛。他想：是谁干了这件遗患千年的坏事，竟把一部荒诞不经的手稿给印了出来，想必是个唯利是图的奸商。

袁枚翻开封面，见扉页上有“扬州书局印版”几个大字，左下脚落款“扬州府学教授金棕亭监印”。看到这里，袁枚满腔愤怒，心想：这该死的金棕亭，吃皇粮，拿俸禄，不去为皇上多印几本经书，却化大钱去印这种官野史，真是不走正道，有负皇恩。我若见到此人，定要教训教训他，让他懂得点为官之道。

袁枚将书“啪”的一声合上，朝旁边一推，开始闭目养神。一会儿，他睁开双眼，拈着胡须，沉思起来：墓中人永远消失了，再也不能起来斗争了，而自己却活着，妻妾成群，养尊处优，过着名士的逍遥生活。他又感到十分幸运，提笔写下一首《郊外过故人墓》，诗云：

郊外作清明，垂鞭垄上行。

故人如白雪，入土总无声。

写完后，他把笔一掷，开始考虑去扬州的旅程，以及怎样在扬州教训那个府学教授金棕亭。

第二天，袁枚与涂长卿乘船从龙江关启程，沿长江顺流而下到达瓜州，再换船从大运河直达扬州南码头。下船后，两人乘轿进城，沿着紧贴城墙的康山街向东而行。街道旁花木葱郁，园林相接。轿子一直到达城墙的东南角，停在一座山林式花园的门口。门楣上嵌有石刻：康山草堂。园林的主人布政使江春亲自率众幕宾出门迎接。

江春拉着袁枚的手说：“简斋兄一到，这诗会盟主一席，不会再空着了。”

袁枚不无得意地说：“哪里哪里，江北名士如云，人才荟萃，今日正来讨教呢。”

江春对涂长卿说：“涂教谕，欢迎欢迎。”

袁枚举目一看，咦，众多宾客中，独不见蒋士铨，便问：“蒋编修呢？”

江春忙答：“他身子不便，在休养，正盼你呢。”

江春领着二人，循着曲槛长廊，穿过池沼水榭，绕过湖石假山，来到园后的住宅，只见古木参天，幽深雅静。三人来到房前，仆人掀帘，袁枚跨进屋一眼就认出侧躺在床上的蒋士铨，床边站着他两个儿子。

蒋士铨抬起左手喊道：“简斋兄。”边喊边挣扎着要爬起。

袁枚快步上前按着他说：“别动，别动。”

蒋士铨执意要起来，两个儿子急忙将他扶起坐定。

蒋士铨说：“简斋兄，我右半身已麻痹，右手已无知觉。这部杂剧《四弦秋》是我躺在床上用左手写成。你来了就好，今日在秋声馆首演，大江两岸文人都已到齐。演完后，还望你主持诗会，飞盏吟咏，以资纪念，方不负我一生心血。”

袁枚见他病势沉重，情真意切，眼中闪着希望的火花，万分感动，忙说：“诗会定要参加，盟主甚不敢当。”

江春在一旁说：“当今天下三大诗人：蒋士铨、袁枚、赵翼。

如今赵翼不在，士铨兄推举你，还有谁敢来争！简斋兄，只有你的威望，才能号召天下诗人，望风来归。”

袁枚眼中含泪说：“一定尽力。”

离开蒋士铨后，江春陪二人游园。三人登山远眺，目光越过城墙，见大运河春潮涌碧，帆影如梭。隔江诸峰，近在胸前。南面的观音堂传来悠扬的钟声，交织着河中纤夫粗犷的号子。西北面是古树参天，绿荫成海的私人园林。楼台间，水榭上，丝竹交织，歌声圆润。江春独资组建的“德音班”、“春台班”两个大型戏班，正在彩排《四弦秋》。

袁枚对江春说：“江藩司，乾隆圣上南巡，多次临幸此园，今日一观，果然名不虚传呀！”

江春谦让说：“哪里能比随园呀，听说乾隆圣上多次派人来画随园图，那是更胜一筹呀！”

当晚，花园内张灯结彩，大戏开演。

《四弦秋》取材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去江边送客时，听见邻船琵琶乐声。白居易请弹者相见，方知是茶商吴名世之妻花退红。花退红本是长安名妓，妙龄已过，下嫁商人。吴名世外出卖茶，久别不归。花退红言及身世，呜咽难言。白居易由此联想起自身遭遇，不胜感慨，为之作长诗《琵琶行》。

幕布拉开，戏台上银烛高烧，月影朦胧，船身飘荡。浔阳江头，由远至近的船尾上站立着花退红。她身影俏丽，彩衣轻飘，端庄的举止中透出风流余韵，唱起《霜天晓角》：“空船自守，别恨年年有。最苦寒江似酒，将人醉过深秋。”这两句深沉婉转，如黄莺唤春，百灵唱曙，更显得风韵犹存。秋声馆内一片寂静。袁枚更是赞叹不已。

花退红沿船舷轻移莲步，好象心中别离之苦还没诉尽，接着

又唱起了《西江月》：“昔住蛤蟆陵下，今居舴艋舟中，伯劳飞燕影东西，做了随鸦彩凤。洗却剩脂零粉，禁持细雨斜风。春情已逐晓云空，但与芦花同梦。”真是凄凉悲切，千迴百转，撩拨得秋声馆内一片叹息声。袁枚更是爱慕心切，神魂颠倒。

戏演完后，秋声馆内灯火辉煌。

江春对众位宾客说：“请诸公题诗留念，以记盛会。”

秋声馆内鸦雀无声。众人见袁枚在场，谁也不敢出头。江春深知其中原因，便对袁枚说：“简斋兄，还是请你带个头吧。”

谁知袁枚竟答非所问：“那位饰花退红的小旦，真是色艺双全呀！”

众人见袁枚神情迷迷糊糊，如痴如醉，一齐哄闹起来：

“简斋大人看中她了。”

“才子佳人，天作一双呀！”

江春见袁枚对这女戏子有意，忙吩咐：“快，传惠兰来。”

一会儿惠兰走上堂来。她已卸了戏装，乌发扁髻上罩着天鹅绒花结，身穿鲜红大襟彩褂，下穿百褶彩裙。十七八岁，细挑身材，步履轻盈，目光莹亮。

江春说：“惠兰，这位贵宾是简斋大人。他夸你是绝代佳人，还不快去拜谢。”

惠兰忙走上前，向袁枚道个万福说：“谢大人赏脸。”

袁枚此刻神魂痴迷，遍身酥软，讨好地说：“赏银五两。”

惠兰忙趴下磕头说：“谢大人赏赐。”

袁枚垂涎三尺，恨不能立即将这如花似玉的美人占为己有，搂在怀中。他对她说：“来，坐在我身边斟酒。”

大厅上一阵喧闹：

“小惠兰，福份不浅呀。”

“名花有主啦！”

这时，惠兰那张笑吟吟的脸突然板紧了，蛾眉紧锁，杏眼含